

关注

在崇高与平凡之间建立起一条艺术通道

——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

□李京盛

在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了众多英雄和模范人物,也催生了许多部以此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像《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娇》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电视剧,都曾深深地打动了无数观众。《大山的女儿》是这类题材作品中的又一部佳作。

黄文秀的事迹,在经过大量新闻报道和各类媒体宣传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广为人知。看了这部以她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电视剧后,许多观众依然会落泪,依然会被她的事迹深深感动。

这部剧集把真实立体、生动、感人的黄文秀这样一个当代优秀青年的典型人物形象,通过电视剧的艺术形式,鲜活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她的短暂而又闪光的人生经历,坚定的人生选择,朴素的人格和品德,无私的奉献与付出,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扶贫事业乡村振兴的热爱和投入,对老百姓的真情感,对父母和家庭的深情挂念以及她内心美好善良的精神世界……在这部作品中都以艺术的方式,深情细腻地表现出来。

本剧开篇就让黄文秀面临一个重要的人生道路选择:研究生毕业了,留在大城市发展,是大多数青年的首选,黄文秀也不例外。她考取国家电网,她的“追求者”帮她报名学车考驾照,留在北京作了充足准备。但当广西报告团向黄文秀介绍了家乡现状、希望她报考选调生回去为家乡服务时,她又彻夜难眠,辗转反侧。该剧真实又细腻地描写了黄文秀在面临个人发展还是回报家乡两种抉择时的内心纠结和情感的起伏变化。她坐在桌前,回想着自己走过的一幕幕人生旅程:父亲把她背出贫困的大石山,她从中学到大学再到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一路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资助……

该是她报恩的时候了。但就在她做出决定之后,阻力依然没断,她的“追求者”利用文秀父亲来北京之际,跪求他说服文秀留在北京,因为人生不能走一步,就不能眼看着自己所爱之人“自毁前程”……这种层层深入人



物内心深处的细腻描写,加深了对人物真实性的刻画力度,也增强了人物的情感力度。

《大山的女儿》在开拍之前,同类题材的作品已不少。创作者们必须要找到自己的独特表达才能避免重复,现在看来,他们做到了。这不但是黄文秀个人事迹具有的鲜明独特性,而且在作品的开掘和表达角度上,也体现出一种艺术匠心。黄文秀到百坭村上任后,她干的第一件事就与同类题材作品中表现的不同:针对村委会门前脏乱差的卫生状况,她提出要先把打扫干净环境再开会,这让许多人都感到意外。这个出场设计不但非常独特,而且也非常符合一个女性村官的性别特征和细心之处,更蕴含着对黄文秀纯洁、干净、美好的内心世界的一种象征性表达。

剧中类似这种独特的细节和情节还有许多:比如在砂糖桔丰收之后,村民们举办庆功宴,大家由衷感谢黄文秀,敬了很多酒。在送别路上,村民们发自内心地喊出:“黄书记,你

就是我们的家长!”这句话表达朴素,但却饱含着村民们的至深情感,黄文秀停下脚步回过头来说:“我不是你们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我的家长今天也会很高兴……”说罢,她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因为她瞒着大家,她的父亲此刻因身患癌症正在抢救中,她没法陪在父亲身边,但她坚信父亲一定会为她取得的扶贫成效而高兴。剧中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也是本剧中的一个艺术亮点和动情点。作为一个淳朴的山民,他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支持黄文秀回乡,给她出主意,让她学习讲方言,他隐瞒自己的病情,不愿拖累女儿的工作,他告诉女儿要关心村民生活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他告诉文秀没出息的孩子才总陪在父母身边,父亲希望能不时听到她工作上的好消息,这才是对老人最大的安慰。尤其是最后文秀不幸牺牲,领导和文秀的战友前来探望送上慰问金时,父亲顽强站立,告诉领导们:“把慰问金送给文秀帮助过的那些贫困户吧!”看着家徒四壁失去爱女的老人还在关心女儿未竟的事业,观众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

深刻的主题通过丰富的生活内容和细节来表达而非说教,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在一件件具体事件和情节中来塑造而非符号化,人物众多但主题不散,故事讲述生动又有情感灌注,表演真实而朴素,地域特色也很鲜明,这些构成了这部剧的最大特色。

与一般表现当代英模事迹和扶贫题材的电视剧相比,此剧以更加典型化和生活化的艺术手法,以新时代青年人的理想和行动为书写主题,写出了当代青年的时代形象和人生追求,可以说是一部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它是一部由人生、青春、奋斗、意义和价值共同融汇而成的故事。它让黄文秀的事迹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而且让这个具有了更加感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同时也给英模题材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很好借鉴。

(作者系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隐入尘烟》: 尘烟里的爱情与隐没的乡土

□孙婵



识到相守,进而照亮彼此人生的故事。

在乡土社会中,曹贵英和马有铁是两个被抛弃的边缘人:曹贵英是一位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有难言的疾病,常年寄居在哥哥的窝棚里,没有得到家人的善待;马有铁则中年未婚,木讷穷困,任人驱使,陪伴他的只有一头老驴。在外力的撮合下,两人结合了。然而,这对在外人看来“贫病交加”的患难夫妻,逐渐从陌生、相知到相爱、相守,他们用最笨拙、质朴的方式温暖着彼此,就像那墙上粘着的喜字所意指的那样,两个人灰暗的生命里,从此有了鲜明的色彩。

不同于俗常的爱情片,影片的爱情故事没有建构在各种浪漫场景与动人情话上,但却以日常细节的堆叠营造了另一种更为深沉的浪漫。电影里令人动容的细节随处可见,比如马有铁将麦粒拼成一朵花糖的模样,按压在曹贵英手背上,一朵花便“种”下了;两人在夏天的屋顶上睡觉,有铁担心曹贵英掉下去,在她身上绑了一根裤腰带和自己系在一起;马有铁向邻居借来10个鸡蛋孵小鸡,他把鸡蛋放在纸箱内,放上一个大灯泡,再在纸箱上扎一些小洞,当灯泡的光透过纸箱上的小孔星星点点散落在天花板,曹贵英伸手去抓那些暖黄色的光;两人在下着暴雨的夜晚给土坯盖塑料布,相互搀扶,最终还是滑倒在地,两人却以苦为乐,仰天大笑。这份卑微又踏实的爱情,是苦难中重生的花朵。

他们在贫穷中坚守朴素爱情的同时,也在坚守一种朴素的生存哲学。虽然他们有亲人,但这些亲情是淡薄的、势利的,不能给予他们温暖和希望,甚至还要从他们身上获利。对于这些,他们毫不在意,时刻展现着一种质朴而低微的善良。曹贵英不小心挖掉了一株麦苗,有铁说:“挖

掉就挖掉吧,让它给其他的麦苗当肥料吧。”

曹贵英的意外溺亡对于马有铁来说是一场致命的幻灭,是一场乡土爱情神话的终结。马有铁卖掉所有粮食,还清了所有债务,将老驴放生,继而推倒两人用生命修建的土房,最终隐入尘烟。尽管影片结尾的故事走向让人有些悲伤和疑惑,但也从整体上肯定了曹贵英的意义:曹贵英的命运早已埋下伏笔,正如麦粒变成麦苗,麦苗变为麦穗,麦穗最后又变成麦粒种到地里,在循环往复中,生命只是变换着形式存在。恰如电影最后一个镜头中,那株摇曳的菟丝花,光阴荏苒,万物生生不息。

土地与四季里的乡愁

对乡土的依恋和凝望,描画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生存状态与身份焦虑,以及现代化/全球化对于传统伦理情感与历史文化的冲击,一直是李睿珺电影创作的重要议题。而在《隐入尘烟》中,他再次将目光对准故乡,描画西部乡土的当代遭际,流露出浓郁的文化乡愁意味。

乡愁有着不同的维度与层次,既有对故土故人的怀念,也有对旧日时光的留恋,文化乡愁则是一种最深层次的乡愁,是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扩张所激发出的一种文化传统的失落感和怀旧感。文化乡愁体现出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寻根意识。《隐入尘烟》的饱合对日渐远逝的乡村、土地与传统的深情眷恋。

导演对这块土地饱含深情,电影创造性地将深情种在这片土地上,土地里不但可以长出庄稼,还可以长出房屋、长出脚印、长出爱情、长出艺术、长出电影……燕子归巢寓意着马有铁和曹贵英对家的渴望,饲养小鸡好比哺育着他们的孩子,编织草驴赠予对方则表示期待永恒的陪伴,编土砖土瓦共同搭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家。《隐入尘烟》真挚地展现出乡民是如何将一生将命运交给土地和时间,是如何与土地和四季血脉相连、生息繁衍的。

或许有人质疑影片中不时穿插的许多哲理性话语,多少有些隔阂与出戏,但我能理解导演的“良苦用心”。毕竟,我们每个人都跟乡民一样,同样要处理时间、人与生命的问题,这些富有哲理的话语,像儿时听过的童谣一样,也能恰倒好处地带给我们对上述议题的反思和领悟,这也成为影片让人印象深刻反复咀嚼的一部分。而影片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在充满时间焦虑的加速社会中,驻足回首,澄怀疑思,在凝望隐入尘烟的乡土与缓慢诗意的时光中,进一步追问生命与情感的意义。

(作者系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创新中心副主任)

评点

《春天音乐会》: 探索民族传统艺术的「花开」之路

□邢戈

湖南卫视推出的大型民歌竞唱节目《春天音乐会》以精彩的视听呈现给观众带来了难得的艺术享受,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了一次全媒体语境下的视听化传播。这档节目的成功为我们思考如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发掘、保护、创新和传播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为更多传统艺术门类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宝贵媒介经验。

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是所有传统艺术在今天共同面临的问题。站在历史与当下、本土化与全球性的交汇点上,民族性和当代性是当今艺术创作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民族性中蕴含着历史文化传统,当代性则关联着时尚创新表达。

在《春天音乐会》的舞台上,出现了大量改编翻唱歌曲,呈现了民歌艺术多姿多彩的新形态。一方面,对传统民歌加以当代诠释,是民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改编的方式和尺度涉及到严肃的创作问题,而这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节目中得到了准确解答。比如,创作者和作品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春天音乐会》第二段赛中,节目给出了明确答案:吉萨莎玛挑战戴欣梦露的“绽放”席位,伯乐华晨宇的点评是:歌手在完成作品的时候,应该是为作品服务,而不是让作品为演唱者服务。吉萨莎玛尽管在演唱技巧上超过了戴欣梦露,但她是让作品为自己服务,所以她没有挑战成功。类似的例子还有张群航和拉丹珠对《天路》的演绎,在韩红的指导下,她们放弃了在音调上增加高度的方案,转而在理解歌曲内涵上下功夫,最终赢得了听众的肯定。

节目中的这些专业性指导揭示出创作中的问题所在,这对于歌手和观众调整审美意识、提高鉴赏品位都有直接帮助。三位伯乐对这类严肃的创作问题的明确回答,表现出他们对传统经典的精神、内涵与风骨的坚定守护和对符合时代精神的多元创新的大力支持,凸显了《春天音乐会》的艺术价值和审美追求。

在各个艺术门类的鉴赏活动中,学者专家和普通观众的审美差异一直都存在,这是常见现象。在《春天音乐会》里,创作者很好地处理了

这对关系。伯乐(专家)和知音(观众)在节目中承担了不同的鉴赏功能,而他们之间的意见差异,恰恰为创作者提供了普及音乐知识和交流创作认识的空间,于是,差异变成了看点,也变成了审美收获。

《春天音乐会》通过赛制设计,不仅制造了情节悬念,而且也引领了主流价值导向。在节目中,选手的晋级由知音团投票决定,而能否登上“绽放”席位则取决于伯乐们的意见,这就赋予伯乐意见以相对大的权重。在晋升本淘汰赛的环节中,选手的晋级由知音团投票决定,而能否登上“绽放”席位则取决于伯乐们的意见,这就赋予伯乐意见以相对大的权重。在晋升本淘汰赛的环节中,选手的晋级由知音团投票决定,而能否登上“绽放”席位则取决于伯乐们的意见,这就赋予伯乐意见以相对大的权重。

《春天音乐会》通过赛制设计,不仅制造了情节悬念,而且也引领了主流价值导向。在节目中,选手的晋级由知音团投票决定,而能否登上“绽放”席位则取决于伯乐们的意见,这就赋予伯乐意见以相对大的权重。在晋升本淘汰赛的环节中,选手的晋级由知音团投票决定,而能否登上“绽放”席位则取决于伯乐们的意见,这就赋予伯乐意见以相对大的权重。在晋升本淘汰赛的环节中,选手的晋级由知音团投票决定,而能否登上“绽放”席位则取决于伯乐们的意见,这就赋予伯乐意见以相对大的权重。

作为音乐化的民族生活和心灵历史,民歌从几千年的历史中走来,今天仍然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被传唱,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求变,即时表达当代人的思想情感。《春天音乐会》以竞赛作为悬念外壳,以民歌的



知识普及、艺术鉴赏、审美交流和价值导向作为核心内涵,以优秀歌手作为民歌传唱的载体,以精湛的视听创作营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全媒体方式进行多渠道传播,立体呈现了民歌艺术的审美丰富性,也为优秀民族传统艺术在网络时代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高级编辑)

知识普及、艺术鉴赏、审美交流和价值导向作为核心内涵,以优秀歌手作为民歌传唱的载体,以精湛的视听创作营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全媒体方式进行多渠道传播,立体呈现了民歌艺术的审美丰富性,也为优秀民族传统艺术在网络时代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高级编辑)

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一阶段投票正在进行中

7月12日下午,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14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暨启动仪式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宏,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胡占凡,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范宗毅等有关单位领导出席发布会。

本届金鹰奖共收到近百家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报送的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电视动画片四个类别共610部参评作品,参与20个作品类及单项奖的角逐。为了更好地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更加有效地发挥全国性电视艺术综合评奖的标杆引领和示范作用,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增设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单项奖评选,增加1部优秀电视剧表彰名额,将“最佳男、女演员”“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项调整为“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本届金鹰奖将继续秉持大众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评奖特色,采取由观众、中国视协会员、评委专家三方共同投票的方式,最终评选出获奖作

品和优秀创作人员。此外,为了全面客观准确地体现网络视听艺术发展现状,与时俱进地将网络视听作品与电视作品同台竞技,不再单独设奖。据悉,第14届金鹰奖计划于金秋十月在湖南长沙与大家再次相约,历时四天,包括开幕式晚会、金鹰学术论坛、艺术家基层论坛、提名奖表彰和优秀电视纪录片表彰、电视界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座谈会、闭幕式暨颁奖典礼6项主体活动。

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将承担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作品展播、观众投票和舆情监测的工作任务。观众和中国视协会员可以参加两个阶段的投票,通过中国文艺网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投票平台(<http://pjge.cflac.org.cn>),登录验证后参与投票,第一阶段投票时间自7月13日00:00起至8月12日24:00止,第二阶段计划在8月中旬。投票期间,所有经过授权的参评作品将在中国文艺网进行展播,观众可登陆投票平台免费观看。(许莹)

中国曲协与中戏签约 联合推动曲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

7月14日,中国曲艺家协会与中央戏剧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文联党组成员董耀鹏、中国曲协主席姜昆、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周由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杨发航、中国曲协分党组成员黄群出席此次签约仪式。活动由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徐永胜主持。

据悉,曲艺艺术一直未能进入高等教育序列,严重影响了曲艺艺术的传承发展。让曲艺搭上高等教育的快车,是陶钝、骆玉笙、侯宝林、罗扬、余红仙等老一辈曲艺名家和广大曲艺工作者们的共同心愿。多年来,中国曲协充分发挥行业主导作用,致力于曲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探索工作,历经8年出版首批12本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系列教材,持续调阅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实践情况,设立首个曲艺艺术研究基金,连续举办7届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峰会,学科建设队伍和力量不断壮大。2021年,中央戏剧

学院、辽宁科技大学向教育部申报设立曲艺专业,并于2022年2月获批,自此曲艺正式列入《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中央戏剧学院作为中国戏剧影视艺术教育的高等学府,率先开设全日制曲艺本科专业并启动招生工作,将成为国家高等曲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此次签约,中国曲协与中戏双方将本着“聚力谋划、优势互补、长期合作、特色发展”的基本原则,在探索曲艺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建立曲艺名家兼职制度、搭建交流互鉴平台和渠道、合作开发曲艺教材、共建曲艺高等教育教学实践基地、联合开展曲艺特色学科的课题申报、探索职称评定模式等多个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推进曲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培养高素质曲艺人才,推动曲艺艺术传承创新,以期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共同促进曲艺事业健康发展。(许莹)